

味壁齋文集
六





味 璧 齋 文 集

(六)

趙 南 星 著

味檠齋文集卷六

序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

余觀尙書所載虞舜之治天下。以五載巡守。而其中四朝諸侯述職焉。又一人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述職之時。未必適三考。則黜陟未行也。寬於吏矣。而天子諸侯。駱驛道路。無寧歲車馬人徒之費。民何以堪之。意者洪荒初闢。風俗儉朴。且聖人在上。有位皆仁賢。視民如子。坐則勞心。動則行慶。又其時中國小。諸侯無多。是以供億省而蒙被奢。上下歡欣。而海宇平寧也。三代皆有巡守。秦猶行之。述職與諸侯罷。漢稱有道。而不巡守。亦不聞郡縣之吏皆入朝。豈非以古今異時。有不可行者哉。我國家歲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行郡國。察吏糾其有害者。又行考績之法。比三年一入朝。襟夷裋褐。海之域莫不赴北闕。以其治狀聽黜陟。法不啻密矣。謂宜天下乂安。軼漢追虞。而海內之空虛。民生之危苦。何其日甚。一日不可支也。豈非文具而實不存哉。今天下之親民者。無若州邑之長。而太守臨之於上。其意之所嚮。衆皆颺馳而響臻。而下之才幹操履。未有能逃其視聽者。太守而皆賢。則其屬無不肖。而天下治矣。以余觀於今之

世若廣平南公者則賢矣。南公秦之世家也。秀穎不倫。嫺於文學。而習於政事。其生而皆然者也。而主之以仁厚。將之以抑畏。融之以和平。一之以清靜。夫是以羣吏象之。罔不戰戰於法度。而遂遂於文理。其不然者。輒見繩而無所容。何則。南公秩奉之外。一介不取。惟公惟虛。無物以翳之。其居上視下。猶神明之視人也。臧臧否否。主爵者可以無庸於旁訊。故典郡者皆若南公。天下治矣。夫入朝以計吏也。計吏以安民也。然郡國之人曰。百姓率三年而大創。不肖者於此之時。罰鍰益多。徵斂益急。曰。將以爲京朝官之交際也。百姓亦以爲當然。而不敢怨。此其人未必皆以賄免。民之抗敵實繇之矣。吾聞南公之入朝也。琴書之外。都無長物。無以爲交際。豈不可以風有位哉。南公將行。司理周公徵余言以送之。余與南公稱相知心。南公抗志天雲。亭亭物表。雖鬱攸薰灼之勢。近在比鄰。而先之自疏於蕭閒澹淡之鄉。如千仞之松。干霄直上。不與葛藟女蘿相繆繞。此其人品廉潔。未足以盡之也。當事者有意乎澄吏治。厚民生也。則首陟南公哉。

送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今天下賢才衆多。足用底寧。三吳尤爲特盛。龍奮者耀於天塗。鶴鳴者震於林野。古昔所未有也。直指錢公。自青衿時。卽翹楚士林。輿望攸屬。試宰任邱。再典蕪城。恩綴民思。皆爲祠祝之。以治行高。入爲侍御。奉命巡恆南。蕪城恆南之邑也。其士民若庶子。久離其親。乍焉得之。不知其歌且舞也。是時鍾山初罷。樞市

未已。加之六宗弗福。五氣隔并。或雹或霾。覆白在天。民生槁瘁。公深思洞矚。以爲釀害繇於蘊利。清流必先澄源。入境卽減騶從。雍容閒雅。異時直指至有司。輒遠求名酒水陸之珍。以充膳羞。公一切禁之。自奉甚易。猶以爲煩有司也。或以贖鍰佐之。交際僅僅不廢。至於生辰令節。羣吏且不敢奏牋爲賀。無論苞苴。左右近習。閑之甚嚴。所至檉棘之外。如隔九關。其所使於外者。匹馬壺餐之外。無得有所擾。令有司密聞。必無所庇。公清身率下。嘉與有司。淳濯用康。不尙苛察毛鷲。郡邑罹災者。覈實上聞。爲丐蠲恤。窮民實被其惠。大抵公乘風霜之權。而施雨露之德。繇日月之明。而生雷霆之威。事非利民。無所不省。文非有害。無所不容。所謂其政恢卓。可爲公卿者也。及瓜之期。上復以巡蜀中。蜀中故稱殷富。自播酋稱亂。徵發之所耗費。師旅之所躡蹂。戰陣之所損傷。鬼火彌山。荆棘塞望。夜郎爲郡。蠻夷之野心難化。鳥集之栖息未寧。此其所須於重臣之巡省。與畿輔一也。何則。畿輔易治。然國家之門戶也。非重臣不肅。蜀中。國家之藩籬也。又險遠難治。非重臣不固。惟公足以當之。夫士大夫非峻風裁之難。而宏德宇之難。峻風裁者。英妙之所尙也。宏德宇者。巍碩之所務也。余觀於公之德宇。不啻宏矣。譬之應龍。正中純粹。霖雨天下。故爲四靈之首。非徒以升雲興霧。見其殊絕。震懼蠅螟之倫也。公事竣之日。所解贖鍰中程之外。尙餘一萬二千。皆留之屬所帑中。公履玄造極。如餐霞之賓。何必言其不饕。然世之所希。安得不貴。余以樵味。幸得與公共事。端領受教。以不至速戾。公以虛襟樅接。開心相信。夢寐不疑。誼貫金石。情郁蘭茝。余誠不知其何修而

得此於公也。日月迅馳。遂將遠別。聊述公之禔福於恆南。而余之仰成於公者如此。固不足以揚美德而竭情懷也。

送沈老公祖總憲山東序

沈公爲井陘道三年。而擢山東憲長。所屬諸大夫。僉謀於趙子曰。沈公之東邁矣。吾儕及士民。皆戀戀不忍舍。然無可如何。先生里居久。知沈公之政。盍贈之言。以宣上下之情。此時趙子方念世道日險。欲閉門杜口。顧不能無言於沈公。夫在位者。將正物化俗。必諭其意於天下。而後人知所嚮。然諭之以言。不若諭之以意。諭之以意者。有之也。有之而諭已淺。况無之而諭乎。下之聽之。快也耳。故諭之以意。不若諭之以無意。無意也者。無欲也。無欲也者。無我也。無我更何所有。夫天下之人。皆沈於欲。而斯人也獨無之。是神明也。神明在上。而人猶有不化者乎。沈公初下車。滯囚甚多。有城旦一年。而圜至三年者。沈公悉罷遣之。一日而歡聲動於遯邇。邑里之中。有吏卒誑者。必非沈公所遣。其以公役過者。見長吏扶服。不敢仰視。鄉亭無所擾。有犯法者。長吏輒繫治。而後聞。每黎明視事。訟至。立決之。文奏至。立散之。以崇大體。而無苛細。不作意而任理之。故恆緩帶而不遽。夫爲政者。仁所以懷民也。威所以戢慝也。敏所以樹功也。靜所以綏物也。沈公賅之矣。蓋公無欲人也。余每聞人言。自沈公至。未嘗受屬吏一菜。若以爲過者。夫公儀子之爲政也。園有葵而拔之。况受之其屬吏乎。此乃所以諭其意也。夫是以能仁。能威。能敏。能靜。而中山以南。邢

襄以北。若久陰積晦。而照之以白日。大旱彌年。而沃之以膏雨也。夫沈公居恆抑抑也。惛惛也。至於官僚之臧否。大獄大何之是非。必質之天明。而諏之輿論。嫌疑有所不避。毀譽有所不徇。卽強有力者不能奪也。昔人有言。烏託巢於叢。人寄命於公。清而後能公。此諸大夫及士民之所以不能舍沈公者也。邇來國家用宵人之言。鏹山樵市。斲地脈。腴民生。以取利。而羔羊之風幾絕。乃斷斷而非之。若沈公者。可以匡朝。可以救世矣。恆山之右。與山東爲鄰。清源徐州之間。五方之民所雜處。亡命之徒。易於竄匿。故盜賊日多。豐年樂歲。而嘯聚不解。城門晝閉。此天下土崩之漸也。沈公司臬東土。盜其遠矣哉。是公在山東。猶在井陘也。譬之若龍乘小雲。近霧則其雨不博。若雲霧蔽四海。則霖雨及天下矣。霖雨及天下。豈其遺趙人乎。余以匡朝救世望沈公。總憲一方之謂小矣。諸大夫及吾儕士民。其無戀戀於沈公哉。夫沈公之苦心於是邦。余深知之。余固不能舍沈公也。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往者臺省少人。則主爵疏請以司理邑令之賢者。選爲臺省。邇年上駭厭言事者。疏上恆不下。主爵乃爲權宜。每計吏之後。輒廉其資望最者疏留之。而徐議選授。亦竟得俞旨。然殊重其事。癸丑入計者尙旅食也。今年又議留。則吾郡理魏公首列焉。魏公之爲理五年矣。其勞苦極矣。何也。值天下之多艱。民生之困蹙也。然則時使之乎。夫亦公之自勞苦也。且古之君子。遭時艱而往救之。至於席不煖。突不黔。非救天下

也。彼其視天下人之阽危，猶吾身之阽危也。而安能以自暇逸乎？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夫天之方蹶，而世固多泄泄者。則夫勞苦者，天之所不能使也。故曰：自勞苦也。魏公蒞郡以來，當事者傾心委任，一切大獄大何，皆質成於公。往往掀之覆盆，而曬以白日。大利害得失，皆剖決於公。其所燭百世以來之病，而造百世以後之福甚多。天下自癸未迄今，鮮有豐年。此鄉尤甚。非魏公幾無噍類矣。至今年尤甚。公攝事真定縣，捐俸設粥，士民感悅，不恡其囊倉而助之。郡民及四方之流民，聚而待哺。公時時噢咻之，或親嘗其粥。病者問其所苦而藥之，不幸而殤，則掩葬之。入真定之境，無顛頽僵於道路者。魏公之救民，可謂勞苦甚矣。至乃不穢虐士，而況於饑餓菜色之民乎？自非視民如身，而詎能若是。夫救天下者，非才不能，第非天生仁人如魏公，見民之疾苦，惻怛繇中，而第以在其位，不得不救之，則亦何能勞苦盡心力若此乎？是故列城諸大夫，莫不奉行德美，共蘇瘵民。實賴魏公爲之發揚名譽，以受知於上。無風波之虞，得以并心悉力於民。天下之民，良者枵腹而待斃，黠者傾耳而思亂，而趙魏之間，猶得室家相保，皆魏公之賜也。魏公譽望甚高，不日且爲臺省。聞主爵欲引與共事。此皆世之所稱華要也。世不少才士，獨仁人少耳。仁人得志，庶可以救天下。顧救之此時甚難。至尊神聖，欲無爲而治，似以臣工不必有也。不必備也。其言不必聽也。不必下也。若至尊無轉圜之念，則雖欲效忠，其道無繇。如此而言救天下，是雲絕於天，而欲爲霖雨也。故曰甚難。然何可遂已？魏公其必有至計乎？魏公行矣。天下實賴之，非一郡之吏民所能借也。救天

下豈其遺一郡。而况畿輔之地。諸大夫奉行德美。蘇我療民。卽魏公未去郡也。魏公且薦諸大夫於朝矣。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晉公爲邑三年。而直入朝之期。御史大夫劉公。御史傅公。皆舉公治行卓異。往時卓異有舉有否。而今歲言者以爲不可已。壬辰。余友鄒孚如爲考功。曰。卓異表慮謫觚之至。今天下尤輕簠簋。宜舉清吏。今年未知何從。然孚如之言知本矣。昔晉公之初下車。聞錢穀投櫃之害。毅然革之。而以請於當道。當道不允也。余謂當道曰。令已革矣。正供無所逋。何必同。且投櫃者。誨貪者也。久之當道大服。晉公薦之。郡邑各有社倉。甚病民。晉公言之。當道革之。二者皆通行畿輔之南。如公議。夫二者。六郡之害也。所從來久。行之將來。其害未有紀極也。而自公絕之。仕人謂居官傳舍耳。洒掃之焉。至足。而間及鄰舍。則迂愚一宿無盜。而爲長久慮。人未有不笑者。晉公爲一邑。而除六郡之害。出兩言而貽百世之利。且久處之膏。人情之所難割。驟奪之利。衆兆之所同怨。割己之私。而任衆之怨。以永庇六郡之民。且天下之仁人君子。必有聞而效之者矣。是潤及天下也。爲邑而永庇其民。亦賢矣。而又潤及天下來世。豈特清其身而已哉。可不謂卓異乎。先是晉公下令曰。盜也者。狙富室者也。貧民之擊柝干振。以爲富室也。鄉亭之中。各舉富者之姓名。及其鄰家。而申嚴連坐之法。於是富室皆欣。大夫之安己也。盡得其姓名籍記之。及審徭賦。至平至明。毫髮不爽。公之盡心民務類如此。公性兼衆美。學總羣道。其禔躬。則湜湜乎如處女也。其臨事。則斬斬乎若干將。

也。其恤窮民。則煦煦乎若慈母也。其摧強禦。則穢穢乎若仇讎也。豈惟吾邑前未有而後難繼。卽前此主爵之所舉。而余之所知者。未見其過之也。乎如好賢如緇衣。而其所舉邑令。曾無如晉公者。假令有如晉公者。其歎異不知當何狀。豈不可謂卓異乎哉。邑學博王君。郭君。及諸生。醉飽於道德。歌舞於教化久矣。至是求余言送之。余聞當事者之知晉公也。相與慶幸之如此。蓋今之典計者。故好賢如緇衣者也。

送邑大夫環翁金公之吉安序

金大夫越之瑰儒也。典高邑三年。邑治平。上其績於朝。明試有功。錫封以庸。又二年。擢守全州。邑之士民弗忍舍。廩赴御史大夫御史府中。合辭稱曰。高邑。恆山之小邑也。西北西南近山。田磽塉不能旱。東南多沙漏雨。豐年亦薄收。矧恆苦旱。民往往鬻子以食。搯屋而炊。自令下車。立志皎潔。唯飲邑中之水。輕刑薄斂。與民休息。每遇災傷。盡心力賑贍。民賴以無捐瘠。訟至。惟剖是非。或聽其和解。輒罷去。不得已當之。無所罰。以是士民得安。今聞擢去。是奪赤子於父母之懷。用是趨趨請命。願借令二三年。以始終活我瘼民。於是御史大夫上言。高邑令以資勞擢全州。其士民具道令子惠士民狀。不忍其去。欲留之。爲政必酌於民。前代本朝。具有其事。臣等請留之。以州守管事高邑便。下選部議。以冀州守管高邑。報可。蓋余所睹記。邑以前無擢而復留。以州大夫蒞縣者。實自金大夫始。當此時。士民朝朝欣欣甚歡也。又三年。將上績而擢吉安二守。大夫之爲邑。且十年矣。勢不可復留。士民將與大夫別。博士文學乞言於趙子。講大夫之德。

探士民之意。趙子曰：天下之易得者才也。惟君子爲難得。以余觀金大夫。君子哉。夫世之爲吏者。率喬詰卓鷺。以自見其奇。而劫名譽。大夫獨循理奉法。不求人知。茲可謂惇矣。大夫越產也。越。浩穰奢麗之鄉也。邑無論其他。市中有時無肉。卽有魚自他邑來。匪胾則臠。大夫安之不厭。茲可謂儉矣。邑事故少。大夫持大體不燒。故多休暇。寺舍蕭然。攤玩圖史。時而訪林皋之幽介。求忠告於郊垌。茲可謂簡矣。敬事上官。而不能詭隨。間有未相信者。不汲汲自明。久之其意也消。至於修城之役。念民之貧。終不肯動。所省財力無限。茲可謂卓矣。與人處洞然無機口。之所言胸懷都盡。不能疑人。人亦不疑。茲可謂信矣。夫信所以存真也。卓所以遂功也。簡所以昭恕也。儉所以培節也。惇所以迪古也。大夫兼之。可不謂君子乎。且今之作吏者亦難矣。一邑十年。所經上官凡幾。寮友過賓凡幾。風波震撼。備嘗之矣。大夫之德如一日。如彼金矣。不爲燥溼輕重。如彼玉矣。入於火而不變。詩云：鵬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大夫之謂也。博士文學皆以余言爲知大夫。大夫往矣。吉安之士大夫必好之矣。士大夫好之。而況於民乎。夫吉安蓋多君子云。

送胡清字老先生令介休序

胡先生爲廣文鄣上三年。諸生人人愛敬之。深與余交。頃之擢介休令。過余曰：某不習爲吏而遽吏。又聞其俗悍多盜。先生其何以教之。俾幸無罪與。曰：吾觀於先生。和而不流。犯而不較。所謂汪汪如千頃波。澄

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也。於令何有。胡先生固請曰。願先生無棄之。將得一言而書諸座右。余避席曰。君子之誠於爲善如此哉。夫長民之道。非有祕謀奇計也。天下之物無不相反。反於善則爲惡。反於惡則爲善。故賈山之論治道。借秦爲喻。今天下世道人心極敝。而吏治隨之。余與先生之所親見。不有歸稱佞詞。瞬息變幻。以百姓爲可孩者乎。不有罔顧民之肥瘠。而腴其膏脂。恆若不足者乎。不有視民如讎。而淫刑以殘者乎。不有戴威滿頭。侮者舊。凌備署。而自雄者乎。不有聽訟無曲直。惟任其偏私者乎。不有取物於商賈而殺其直。名爲官價者乎。又不有都不與直者乎。若而人者。何可以爲民父母也。龔黃卓魯。以不爲此。故成龔黃卓魯。豈有他術乎哉。夫知人之善而吾休讚之。則知吾之善矣。知人之惡而吾唾罵之。則知吾之惡矣。何則。人已一也。豈惟人已。天人人神亦一也。知人之所好惡。則知天神之所禍福矣。古今亦一也。知一時之所好惡。則知異世之所不朽矣。胡先生憮然動容曰。某雖不敏。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下車則首爲誓。不用官價矣。余曰。充此念也。卽天下可平。矧惟一邑。胡先生曰。先生之所論者道也。治亦有術。請問俗悍。奈何。曰。夫民未必生而悍也。無亦民以其俗之美自爲累。乃激而悍乎。胡先生笑曰。俗之美。何則其爲累也。曰。急於公賦。而不敢逋。俗之美者也。上固宜體恤之。乃徵之愈急。麥未秀而夏稅已入。粟未穎而秋租已完矣。貧民稱貸而益之。所收者皆入他人之倉。困非獨此也。又權量不平。多取以圖奇羨。帝官府而鬼隸卒。憚不敢見。何況擊登聞鼓。此俗之美者也。乃有不問其犯之輕重。耳樂痛呼。而目喜踐血。僵

尸於前。快不爲意。若此類。豈非以其俗之美。自爲累耶。夫治民之道。以仁爲本。仁者必寬。寬者寬於無知之民也。仁者能惡人。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民吾之赤子。有害我赤子者。此質首之讎也。孰能寬。誠愛民如赤子。而有得罪者。則其妻子鄰里皆怨之。有君若此。而忍負之乎。如是而俗悍可漸革也。胡先生曰。善。請問多盜。奈何。曰。余嘗聞彼土之諺矣。曰。平遙介休。入夜便偷。繇此言之。則其俗之多盜久矣。其爲盜者。民皆知其姓名。而不敢明告之於官。固可以徵訪而知也。旣真旣悉。乃與之更始。怙終不悛。論之如法。胡先生曰。此邑盜也。外至之盜奈何。曰。保甲之法備矣。能行之者。存乎人之精神力量耳。有愛民之真心。而精神力量自出。明於道而術自出。舍道而求術。則能更而已矣。君子不取也。胡先生曰。善。介休。汾州縣也。余友魏懋忠撫晉。以汾州地曠遠。乃上疏升爲府。懋忠撫晉八年。功德甚大。其根本乃在無欲。憲臺岑寂。吟咏自娛。聞晉中爲立生祠。此所謂爲善而不朽者也。居官者不當如是耶。胡先生曰。先生之望某也過。雖然。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胡先生將行。其僚韓君及諸生問余所以祖之者。余爲具述其語如此。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古之大聖賢豪傑。非有異於人也。亦惟知自愛而已矣。夫均之人也。而能聳其德以爲聖賢豪傑。可不謂自愛乎哉。自愛者。無與於人也。猶之衣以自蔽也。食以自養也。宮室以自庇也。車馬以自逸也。皆無與於人也。居官者清身思職。撫循黎元。忠於居下。而惠於居上。以克有令名。此士人之所以自愛也。自末世以

資格限天下之士。而士亦以自限。曰。上之所以待我者薄。雖竭志畢力無爲也。往往勤也而偷繼之。貞也而辟繼之。惠也而猛繼之。詩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於是用人者益謂資格果足以限天下之士也。雖有聖賢豪傑之士。皆莫能自致丹霄之上。而又習見夫資格高者。多恣睢暴戾。而坐致通顯。使人爲善之意消。夫此近世用人之常事耳。爲善者。非求通顯也。自愛之謂也。彼無德而通顯者。士民讎之。鄉黨惡之。鬼神害之。異日者。其子孫恥以爲祖父。斯亦苦矣。其所得者。不過華衣糲食。高其宮室。乘堅策肥而已。此東陵之所樂而終身者也。未若西山之餓夫也。則不自愛之甚也。鹿門雷公。起家太學。風神朗秀。占對詳雅。謁選宜得典城。而爲趙州倅。其倅趙也。廩廩焉如處子也。州當孔道。惛惛焉其瘡身也。上官多戴威於頭者。戰戰兢兢焉。其僥免也。久之上下咸孚。譽望日起。當事者薦其賢。擢連城令。繇淖中而誕登於岸。此自愛之效也。夫勤所以奏功也。貞所以植節也。惠所以潤下也。功奏而後職舉。節植而後行成。下潤而後德詡。此無與於人。而資格之所不能限也。然倅之與宰相去遠矣。黜紛貶而不倦。乃可以明勤。守大聚而不緇。乃可以見貞。綏兆庶而不遺。乃可以昭惠。昔不得爲而今得爲也。夫得爲善者。亦得爲不善。在乎自愛與否耳。世之人。率知自愛。而不知所以自愛。雷公之在趙。可謂知所以自愛矣。豈以初終易念哉。志稱連城之俗。頗類中州。而斗僻。非若趙之孔道。非難治也。持其倅趙者以往。而百里登春臺矣。余將伏俟嘉譽焉。

送邑尉父母寶吾周公序

周公閩人也。閩人之仕於北方者，其言語卽士大夫未必盡解。公之言語，小民皆知之。其與小民言，往往就其鄉音，使之通曉，所聽訟，人人悅服。年比荒，盜多，第嚴保伍，匪惟不自擾民，亦不使一人至鄉村。民皆愛戴之。然恆不得在縣，以公精醫，上官常延請之。家人數缺米，以衣物易錢歸，則人人喜。有病者輒求救，皆爲診視，與之方藥，所活甚多。先是邑有羣盜劫人，污其婦女，僅得城旦罪，無何，又劫人，公悉擒之，正法。人人又喜曰：公恆不在縣，偶歸則能擒大盜安民，勝恆在縣者。任未三年，而陞山西按察司司獄，速矣。邑人人悲惋曰：公之安靜愛民，盜賊斂戢，而遽舍我去也。傾邑往訴之上官，願留之。上官以尉卑官，願不得擅留，又不可上疏，奈何？則人人失望。夫郡國領民之吏，無卑於尉者。四累而上之，所謂達官貴人者，以視尉，若太華之與卷石，然大都自事其事，而無與於民。隨其所至，以速化爲暢，翮然而飛，其在也。民不知其去也。民不知，甚者剝民自奉，絲髮不遺，而督之以箠楚叱罵。若此者，民知之矣。夫狼虎入城，癰疽在身，誰不知者？第無術以去之耳。寧有不忍舍者乎？周公之爲尉也，在則民愛之，將去則民戀之，以此傳之子孫，曰：吾祖父爲高邑尉，得人心如此，不猶愈於居極品，享大祿，而身有穢德，使子孫聞姓名而恥辱，對青史而痛恨者哉？邑之薦紳青衿，屬余言以送公。余以此壯其行色。是時宰邑者爲晉大夫，治行冠於寰內，余是以敢爲此言。若非然者，則余且得罪矣。相與一笑而別。

送金思元公之漢川序

昔司馬子長爲游俠立傳。此千古之特見。卽子長之爲人可知也。假非子長創爲之。孟堅決不能爲。然繼作者亦不見所謂游俠。其人隱於閭閻。作史者不能知。或以爲不可訓。故令其泯沒於世。惜哉。於此益見子長之不可及也。趙子曰。燕趙之間。自古則游俠窟也。以余所見。無一俠士。平居杯酒交歡者不乏人。一有緩急。俛俛悻悻。無可叩門。暴政之所摧折。汚俗之所漸染。舉世化爲罷鷺。然則忠臣烈士。不亦鮮乎。濟南有金太學者。金御史之子也。侍御以文學治行著。太學自少而喜爲俠。結客好施。家無餘貲。仕爲鹽城主簿。令長屬以事。事立辦。乃事事悉以屬之。邑爲四輪之區。而賓旅順流。民不稱苦。入其境。田疇林木。學宮客館。澤梁道塗。無不整齊。以至古賢之祠。名勝之地。無不煥然一新。鑿渠穿池。灌田蓄魚。暇日則飛蓋攜賓。集亭俯樹。蒲綠荷丹。甚可樂也。臨民則姁姁啞啞。見惡人則切齒植髮。邑之人無老幼男女。窮陬鄙屋之中。無不感其德。其魁宿姦黠。椎埋武斷之豪。無不縮頸重足。上官皆以爲才。至其設粥施藥。皆取諸奉入。全活甚多。不難瘠己肥人。其廉可不問也。余每謂金公無官不可爲。從政者罕有其比。而人莫之信。但以爲有才有守耳。人無俠節。雖有吏胥之才。婦女之守。奚貴。夫與人處。緩急無所賴。卽國家無所賴可知矣。金公僅僅轉丞漢川。蓋資格柅之也。金公家居時。與癭陶邊公游。仕於鹽。數數思邊公。請入官舍。握手甚歡。時邊公年過七十。隱民間。邑人皆知金公與邊公舊好。邊公少時有膂力。善走馬擊劍。盜賊皆畏。

之。不知其爲人也。正猶人之知金公以才守耳。夫居官者。有知其才守。亦足矣。金公將行。余與邊公送之。沸水上。放歌大醉。金公騎馬去。

贈魏允和就教序

國初用人之法有四。曰辟舉。曰歲貢。曰鄉舉。曰進士。其輕重亦以此爲差。其時科第猶輕。有行有否。其後科第日以重。進士科尤甚。鄉舉不得與比。入貲者衆。而歲貢益輕。去入貲無幾耳。論者以爲國初用人無一定之法。夫用人。固不可有一定之法也。故書曰。旁招。孟曰。無方。有一定之法。則必有所偏重。前代入貲任子。有至卿相者。而乃以聲病對偶之文。限天下士乎。辟舉之廢也。以其有僞。夫僞也者。託於賢能也。聲病對偶之文。何所用之哉。所最可異者。歲貢之士。往往倅州邑。其見上官。貶損同於圉隸。而上安然受之。至或加之陵辱。用人之弊。至是極矣。是以士之有志者。起家歲貢。率多就教職。今天下非能如國初之重教職也。而體貌猶隆於州邑。倅每以薦得典城。比來入太學者。幾無人矣。柏人魏允和。生於名族。魁梧卓犖。學深而識洞。乃不得科第。而爲歲貢。謁選爲教職。夫允和所謂士之有志者也。是以勉而就。此固亦知教職之重。不若昔時也。士亦在所自處耳。日暮塗遠。倒行而逆施之。卑躬拙體於有司之前。而與貧生較錙銖之利。至或請託。雇金錢。權子母而取息。自輕如此。而欲人之重之。是墨題而爲姝。蒙穢而爲芳也。近時海忠介公。亦起家教職。於二千石無所屈。而天下人皆重之。仕至御史大夫。爲今代名臣。夫教職豈能

使海公輕耶。且教職之重。以其師士也。公卿大夫皆出於士。聖賢豪傑皆出於士。而爲之師者。反不重耶。居其職者。誠思國家以我居多士之上。必模範無忝。而後可以爲師。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處子居重閨之中。窈窕令儀。而鄉邦知之。徹於侯王。士之潛修。非若重閨之幽密也。而令聞不彰。此理之必無者也。允和處家之溫。而義能幅利。識能匡欲。吾有以知其能自重。而見重於世無疑也。允和勉旃。使天下知進士科之外。未爲無人。則士林重。教職之中。不乏矯修如允和者。則廣文重。豈不都哉。賓婚修賀於允和。欲得余言。而允和素推愛余。不庸衆視之。余是以致其規望之厚。允和父曰繼軒公者。不幸蚤世。余猶及交之。其文學取一第有餘。惇誠君子也。

贈張赤巖序

余爲汝南司理時。赤巖方少。名殷殷起諸生間。與劉貽哲諸人。從余講藝。余其時二十六。距今四十年矣。其同學者相次升第。往往大殆。今貽哲官蜀中。赤巖以貢入太學。仕爲學官。得廣平。過余。余見其精神丰采。猶可想像其少時也。杯酒敘懷。不勝今昔存逝之感。及聆其議論。是非邪正甚晰。立志果決。若避臭腐。而就馨香。凡人之久失意者。志意恆日頹。而赤巖乃更銳。又好學不倦。爲文章益精美。光芒燦目。赤巖亦謂余幸不衰。留信宿極歡也。往者赤巖不第時。余恐其拂鬱。貽書以杜子美歲拾橡栗隨狙公相寬譬。不謂窮困之久而識見涵養。勝進如此。又以其文高不售。或捐而不爲。不謂其文章如此。余安得不喜也。昨

就督學試。督學大奇之。以秋試必售矣。夫人生夢也。仰而恬天。身在於第。劇也。其王侯者。卽輿隸者。余知之審矣。豈其以一第爲赤巖重哉。高選華秩。如園囿焉。樹之蒿艾。不若蘭茝。赤巖得志。國家之俊乂。吾黨之光輝也。赤巖努力以慰我心哉。

賀大名世蓬翁張老公祖晉位副都御史序

萬厯末年。上凝神元宮。不接臣下。卽陳奏罕所報。宰執六卿。不得舉其職。而二三言官。出片語刺譏。不能自明。輒去。當此時。銓部用人。皆以賕進。堂邑張公。以考功郎休沐。起爲選部。乃言年來登進百官。出於言官之口。而書於銓司之手。若胥若隸。甚辱賤。不特溺職而已。臣必不忍爲也。疏上。其輩大怒。合謀攻之。張公遂移病去。至今上卽位。霧消日杲。灑然大明。公起爲奉常。旋出撫保定。而值白蓮教之亂。白蓮教者。愚民持齋誦經。欲以邀他生之福。振徒甚繁。而大陸瀛海之間。鄰於山東者。故爲盜藪。有司匿不上聞久矣。乃與白蓮教合而爲一。誘以幻術。設爲徵表。曰某男子當侯王將相。某女子當后妃夫人。今生卽貴。何言他生也。仗佛力而用神兵。戰無不克。事無不成。遂反。而山東已先反。所屠戮剽奪絕慘。其開府趙公求援。公命參將張體乾赴之。未出境。卽以所將兵征反者。應手而碎。無遺種。仍以其逸勁援山東。輒復清盪而歸。捷書入。上茂其功。晉位副都御史。公貽余書。謙讓云不知兵。夫不知兵而何其成功之神速也。夫孔子尙矣。孟子之論兵。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孫吳聞之。必以爲枯竹之常談也。然治天下之道。未有外於枯

竹之常談者。宋子罕不徙南家之輓工。不禁西家之流潦。而荆不敢攻。孔子謂其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然則孔子之論兵。猶孟子耳。今吏濁政耗。百工之失業。萬民之昏墊久矣。安得不亂。使公而早至。必不養成患禍。真定畿輔之地。國家之門戶。遼左既失。外患已逼京輦。若妖賊之誅稍緩。則干戈滿地。雖有孫吳。無所用之。何也。民窮思亂。兵無所出也。幸而公至。猶易於撲滅。所謂以亂得聚。非謀不卒時者也。故能一鼓而殲之。以無滋蔓。其功詎不偉哉。聖主葵之。躋於上爵。不亦宜乎。諸道兵使者。實皆有造於土。而以綏民則行德意。弭亂則奉指麾。惟公之功。徵余言以賀。余與公後先被蓋。聯翩再起。桑梓之地。賴公以底寧。喜可知也。夫盜賊之興。在位教之也。四夷之入。中國召之也。公昔抗疏而歸。雖未得行其志。而明銓部之職。奪憊人之魄。鼓豪傑之氣。直聲動天下。今年大計。京朝官向之攻公者。皆在黜黜中。曰是以張選部爲主人而憎之者也。固已有功於世矣。妖賊其小者也。不日上且大用公。修之廟堂之上。惠中國以安四方。恢復遼左。取通侯斗大印。昔王文成以講學而成剿叛之功。其兵法蓋得之孔孟。公近孔孟之居。何必讓之哉。

賀哲翁游老公祖晉秩久任序

游公爲井陘道憲副。且三年於茲矣。時數被凶災。荒田有租。併日無食。良弱者以饑隕。強梁者去而爲盜。駸駸亂矣。游公來曰。與其撲盜。不若救荒。是弭盜於未起也。徧歷鄉亭。見其父老子弟而溫問之。爲之惻。

然傷心愀然不怡。乃議賑。議緩徵。議設粥。議平糶。議借粟。夜晝晨興。櫛沐不暇。民賴之以有命。保其首領。妻子客歲三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猶稍有麥。今年春夏皆旱。宿麥已乾。秋種未入。於是百姓不可勝救。游公之心益苦矣。而大盜起山東。攻劫城邑。當事者乃擢公武德道參政。行有日矣。一時官屬軍民。人人顚恐。若病垂危。得秦越人而欲易以他工也。顛蹶控籲。願留之以活子遺。開府王公上疏。具陳游公救荒弭亂。及吏民依戀不舍狀。曰。恆山乃國家股肱地。飢與盜等也。釋此而急山東。可乎。疏上。竟得請。游公以參政仍留井陘道。萬衆悅喜。以爲且危也者而安。且亡也者而存。中軍參游將軍姚君世賢等。徵余言以賀。余方爲桑梓釋慮。聞諸君之言。不覺浩歎曰。甚哉。在位不可一日無君子也。惟君子爲能不忘天下。故其操身也正。其畜下也慈。其繩人也恕。其莅事也勤。其究心於吏治人才也豫。游公有焉。使在位者皆若游公。則民生必安。風俗必厚。紀綱必振。寧夏必無叛軍之變。播州必無楊酋之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內治者。牖戶也。外患者。陰雨也。故鳥不忘其巢。人不忘其家。君子不忘天下。內治不修。以俟外患。是忘天下也。當今之世。繇忘之久。以至於此。用游公已晚。而尚可舍乎。夫救荒無奇策。繇平居無備。以至於荒。故無策。安得奇。然而恆不救也。其救之不盡心力也。游公之心力則盡矣。往者瘞陶以東。與山東鄰。盜甚多。豐年不解。游公命將吏據要害。屯兵守之。盜奔。昔郤至言。兔置之士。天下有道。則公侯以扞城其民。無道。則公侯爭尋常。略以爲腹心爪牙。此春秋之事也。今九州一國。文武同心。以弭世亂。不

亦懿乎。而文吏峻爲畛界。貴竹賁而賤籜。扞城腹心。皆無所有。今宛洛淮蔡之間。又訐於羣盜矣。此皆國家之藩屏也。豈不甚可慮哉。游公博愛寬容。每欲引人於善。而惟恐敗人之名行。故揚其美而未嘗鐫其過。有被銷骨之毀。而獲瓦全者。其視文武官屬一也。若游公者。其德度明智。豈不萬萬超絕俗情哉。宏濟時艱。其必游公乎。今天下日以搶攘。此士君子策功立名之秋也。諸君庶努力扞城其民。以報游公之知哉。

贈郡伯後翁劉老公祖入覲序

稽古唐虞之代。三載考績。三考而行黜陟。法制甚簡闊。而黎民於蕃。四方風動。沿及後世。法日以密。至於今而極矣。郡國三載而入覲。上計待黜陟。而每人比及之期。各考其殿最。又諸直指使者。率一年而竣。各有所舉劾。故曰法之密。至於今而極矣。然天下寢亂。民間寢窮。盜賊寢橫。乾象人事甚可憂。論者多歸咎於上之興利。非臣子之義也。或以爲中使四出之故。則亦非春秋先自治之旨也。嗟乎。此其故可知矣。余端居深念。所以救亂圖治之方。明良惟康尙矣。其在外者。則莫如倣漢人之意。責成二千石而重用之。何則。二千石體尊而近民。體尊故其勢得行。近民故易察吏。所部吏數相見。睹其面貌。聽其論議。聞其催徵之緩急。所守之污潔。讞獄之當否。如父兄之於子弟。未有不熟知其人者也。二千石皆公且明。則胥天下而唐虞之不難矣。郡伯劉公。貌肅而氣和。德精而量博。屬吏趨郡朝者。一切揖拜如舊儀。弗少假借。歲時

吉慶無敢以筐篚入者。聽理得情。恆決遣之。卽願贖不許也。金錢出納。自好者以不涉爲貞。公曰。此夫避溺上山者也。誰當拯溺。躬親其事。發姦宄弊。曉然與衆知之。旱乾累歲。士民窘急。公孜孜訪問。惟恐其有虛隱。議所爲拯救之策。不遺心力。公知吏胥之利多事而民病也。一以省事爲務。去文奏之煩。其必不可已。及逋滯之當散者。第揭諸郡門之外。令州邑使人自來錄觀之。真定於天下。稱大府於京師。稱股肱。又四輪之區。公坐而聽政。出而應過賓。庭燎不設。恆有餘暇。下車未幾。而三十餘城改觀焉。蓋余嘗與諸子講德汾水之上。或言公之清如龍。其游其食。靡不清者。清故能持綱紀。能持綱紀。故能興政治。余以爲未也。或言公多識前言往行。凡視身理人。取下濟變之方。無不詳攷比輯。時時覽觀國家之遺儀軌事。無不抵掌可述。以至律令法比之繁。無不句析字解。其見之真。故能執其要。能執其要。故能省事。余以爲未也。以問二府史公。史公曰。公讀書講學者也。其於儒書無所不讀。皆窮其元要。心樂之而身行之。不急言。不多言。如吸甘露之液。餐其膏。厭而飫之。乃言其性味。公之於道。真有所得。彌於中而發之。是以其政不勞而治。余乃歎曰。至矣哉。學必博而後能約。政必敬而後能簡。一也。今天下欲得良二千石。責成而重用之。則無以踰劉公者矣。昔黃霸以良二千石入爲三公。不稱任。霸不聞道。其精力明察。俗吏之錚錚者耳。故非坐而論道之器也。若劉公者。乃足以當之矣。於是劉公將入覲。史公及別駕楊公。趙公。司理董公。屬余言以贈其行。余乃具述余之所知。公及所望於公。以憂天下者。公且住而上計矣。州邑之吏。惟二千石之

所品騫二千石曰可。則主爵留之。曰不可。則去之。是國家未嘗不責成二千石。而不明其爲責成。故惟郡人之所得之。其用之亦不重。近日言者。欲間用一二二千石爲卿寺。竟莫肯行人私其爵位。不以推賢救民可歎也。且至尊深居久矣。元會之典併廢。卽台司不得望見天顏。忠心何繇上達。譬若鵲鶴飛且鳴矣。吾人救世。豈有息焉。公之茲行。其造福於吾郡。固已非微也哉。

送臨城邑父母象翁王公入覲序

凡人之情。習危而獲安。習苦而獲樂。習習而獲寧。習僿而獲裕。則德其救之者必深。而戀之必不可解。臨城之民是也。先是臨城之民。居於塗炭之中久矣。而有芮城任公者來。其時如大軍所過。搜牢已盡。僅有田園。而凶年繼之。無穀無菜。任公多方勸貸。以活百里之民。而當道者沿襲舊弊。曰臨城非甲科縣。調之獲鹿。臨城之民鄭允若等。千百爲輩。號哭詣趙子。趙子爲致書當道。留任公。當道不肯爲奏言。任公竟去。臨城之民相向而啼曰。此邑固宜塗炭耳。未幾而今王公來。王公下車。則與士紳父老問任公之政。皆忻然當心。至徵收投櫃之事。曰。任公涉而不染。王公曰。吾何敢望任公。吾所謂逃火井中而避溺山上者耳。吾不敢涉也。錢穀一切付之於人。而惟問其逋完。禁其多取。於是輸納如流。名四達。其他諸善政。不可悉舉。大約主於慈祥安靜。臨城之民。無不抃舞相慶曰。岌岌哉吾邑之民。任公之未來。不意有任公也。而忽得任公。又不意任公之遽去。卽趙先生不能留也。則謂臨城無民矣。又不意王公之來。猶任公也。是任公

未去也。臨城之民幸矣哉。王公爲邑甫三年。此時長吏方久任。未宜遷轉也。值入覲之期。臨城民千百爲輩。復詣趙子曰。臨城之民。賴王公之顧復。以克有生命室家。無以爲報。願先生一言。以抒小民之情。於是趙子喟然而歎。泫然而欲涕也。允若等愕然而問曰。先生何悲之甚也。趙子曰。余蓋悲夫在位者之罕恤其民云。夫長吏者。民之父母也。愛子者。父母之常也。而世之長吏曰。四海九州之人。探籌投鉤而來。此何父母之有。愛從何生。卽如所言。國家所以探籌投鉤而使若來者。何也。豈非欲其愛民乎。然念及於此者。幾無人。而皆以爲其土田也。百姓隸農也。有以爲此皆人子而善遇之。至足矣。大都皆敲朴而劫奪之。甚則視之若讐怨。備極慘毒之人也。以語爲人父母之道。則不仁。以語國家置吏之指。則不忠。爲之民者。願其去而不可得也。其入覲也。惟恐其復來也。有愛之至於無可效情。求鄰邑士君子之言。以送之者乎。使長吏在在如王公。相繼者人人如王公。則天下之民。皆若臨城之愛王公。有祝而無詛矣。然何可得也。余抱生民之憂。願長吏皆若王公。故著民情之易感如此。倘有聞之而惻心者。余卽願爲稽首焉。

送州大夫紹翁范老公祖入覲序

余結髮而從海內之賢者游。所聞高義奇節。必心識之。自退居閭閻。親見蒼生之悲苦。聞有清白愛民者。輒願爲門閭之旆焉。蓋邵陽有范公云。范公爲四川兵使者。及河南參政。皆廉惠。綴於民思不忘。是吾州范大夫之家君也。大夫先與余往來。余聞其宰伊陽。開荒田千頃。極有法。鑿永利渠。便民。民祠祀之。甲辰

冬來牧吾州。余之喜可知也。大夫之廉介。其天性家法。而明無不瞭。慈無不覆。誠無不貫。敏無不剴。威無不喻。密無不徹。州故極衝。而比年加之中使。益難支持。所縣六事。劇守者晨迎夜送。勞苦漉膏矣。以故姦猾滿庭。橫民滿市。弊孔滿倉庫。辟名滿簿領。甚則掃迹滅景。無復可尋。大夫下車。銳意澄清。審察鉤攷。恆至三四鼓。於是人皆竊議曰。以趙之衝繁。而屹屹若此。是徒自苦。無能爲也。余亦有魏王讀法之慮。私使所知謂大夫自愛。徐爲之。大夫弗聽。久之。巧詐露其肝膽。鬼物呈其象貌。原其本情。悉寘之法。而郡朝乃清。人乃知有官府法度。訟者不必懷金。輕俠不敢羣聚。視大夫若神明。不敢欺其治之寬然有餘力矣。故審徭役。則貧富均。講鄉約。則善者勸而惡者沮。嚴保甲。則盜無所容而行旅不驚。是時郡國數災。客歲冬。煮粥食飢者。二十四所。不時稽閱。人得以無顛頽。當事者嘉之。今年夏。飛蝗拂覆。教民溝田邊。晝則驅納之。宵則爨以火而土之。貧民捕蝗。賞穀二石。獲一秋禾。賴以猶存。客館什器。往時悉假諸民間。捐奉造辦足用。所藉席二百。亦取河葦織之。而鄉村有栽樹錢。不知起何時。云以列植於環城之長隄者也。諸如此類。悉革之。秋毫不以擾民。大夫尤好成就人才。羣子弟員之有志者。約期會文。以俸入供給之。親爲品第。嘗問於形家。州不爲乏才。而升第者少。何也。曰。學宮之東南有高樓。則增增蒸蒸矣。大夫曰。是不難。乃相其地起魁樓。今年丙午。舉於鄉者二人。大夫典州三年。條職舉畢。衆庶咸和。御史大夫諸直指屢薦之。歲杪當入覲。述職於天子。十數年來。聖上居深宮。計吏不得見。今者不知其何如。然上以一方寄臣子。

有如一盡心。甚者或腹毒之。何顏望見闕庭。爲長吏者咸若范大夫。天何以降戾。民何以弗靖哉。大夫之行有日。諸生張駒曰。駒也受大夫恩如天地。無以報。願吾師揚摧德美。以宣布遐聽。覽觀後之君子。余曰。詩不云乎。彼姝者子。何以畀之。愛之而無以畀也。而容已乎。張生者。其父曰張職方。從長羅李司馬征反播酋。弗返。朝廷愍其忠。贈卹之。大夫加禮甚隆。賚予甚渥。其占護生家。無所不至。繇此觀之。大夫之待士。可知也。既往者。孤子者。且若此。賢矣哉。高矣哉。豈有漢陽厲威之誚乎。

賀沖白周公考最榮封序

世恆言忠孝之道難兼。故移孝爲忠之說生焉。夫公卿士大夫無論已。卽毗隸之人。皆臣皆子。菽水之養。皆孝。公稅之給。皆忠。夫誰不兼。夫何庸移。世道日衰。學士家率懵於忠孝之道。故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事親而徒以衣食。父子之道亦息矣。而世俗之孝。惟在顧養。卽讀書稱士人者。亦曰雖不能盡忠。有祿以及親。或受國恩以榮其親。是亦足以爲孝矣。不曰事君不忠。非孝耶。昔北郭騷受晏子之粟以養母。竟捐軀以明平仲之義。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況於主上之恩及吾父母。而無所以報之。烏得爲孝。如是而爲孝。則盜囊之金。亦可以養其親。而况榮及吾親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夫孝子者。其思靡所不至。等夷之人。加敬於吾親。必思所以報之。不者。則親將曰。彼吾敬而可忘乎。蒙被國恩。而無所爲報。其親若有忠心。則必怒焉。而不自安矣。爲子若此。是以不忠待其親也。豈所謂永言孝思者哉。廣平司理周公。汝南

之賢名高月旦。辨智絕人。恆嶽潭水之間。獄重大微。暖久而不決者。當道皆以屬公。若操觚而解結。無不析也。然寬大溫仁。常求輕於重。求出於入。當成而不得釋者。爲之愀然齋咨焉。以是懷冤抱痛者。皆願一見公而自白。如元氏之董節婦。被污名以自刎。而終得昭雪。表厥宅里。於公之陰德。何以加焉。且直指使者。實寄耳目於公。品騁百城。黜陟不爽。而其意恆主於成人之美。揜人之過。今天下不乏才士。惟仁人君子少。若周公者。所謂仁人君子非耶。司理三載。當道者上其治狀於朝最。於是封其官。厥父母如之。郡大夫南公。徵余言以賀。余嘗司理汝南。知周公之先。世有積德。其父諸生高等。經行連邐。而未得志。周公自童子時能文。事父母愛譽甚著。其事繼母如母也。繼母章。方就養宦邸。南公謂余曰。廣平人皆知司理事。繼母孝云。夫周公孝而能思。故其蒞官也。無不盡之心。知母之卽父也。知繼母之卽母也。知朝廷之卽父母也。周公之受國恩。可謂無愧矣。無愧乃可謂孝。曩者余友人有自田間爲九列者。余貽之書曰。國家待大臣厚。動輒恩及祖父。宜有以報之。今時事甚難措手。足下出必自度能報國家乎。周公自茲位益高。被恩益厚。其責任益重。當必預計所以報國家者。請以是爲賀。併質之南公。

賀郡公祖二翁魏公考績序

余嘗爲汝南司理。知其難甚。郡國之獄訟。大者疑者。率屬之司理。而繡衣持斧者。又以吏治寄之。雖繁名一郡。而列郡之事。皆埤益其身。茲可不謂難焉。余爲司理。距今三十餘年矣。事勢人情。視昔益難。魏公爲

吾郡司理三年矣。治獄見情甚速。而必致詳審。再四而後讞。恆懷寧失不經之意。先是郡東有亂民嘯聚。稱仁義王者。事聞於朝。聲勢甚大。彫之易爲功。而捕賊之卒。尤欲多獲。牟賞。公曰。此無知狂逞者耳。籍其主名。某邑幾人。皆親至其地。一一訊驗。脅從牽引者悉縱去。坐重辟者十八人耳。此最大獄。賴公之平明。所全活無數。郡中故有木稅。一中貴主之。其羣小遂權及他稅。賣藥者訟之官。公掠治其人。而白之當道。禁絕一切雜稅。大抵公治獄。則主於哀矜。其處大事。定大議。皆祛繇來之宿蠹。垂利益於無窮。其事未可枚舉。嘗署真定縣。錢穀委之典守者。而第禁其多索。公所行。蓋國初之清政。前輩之素節。自投櫃之說興。而吏治漸垢。比來公贊當事者。極力更新。又親行之。以爲儀式。開府汝南劉公。深所嘉歎。標示百城。公知人甚明。每聞人之善。急於稱揚。若不能須臾待者。其言之若獲至寶。若咀至味。若欲舞蹈。不能自禁。聞有訾議不信。力爲撓滌。微以示之。莫不感激奮勵。往往緣毀得譽。爲諸臺所薦舉。是以趙魏間一時多循良。公三年考最。蒙被國恩。三十二城之長。人人鳧藻。屬余言以賀之。余嘗見公之文。深厚雄爽。異之。及覩顏聆音。如其文。公以挾霜茹檠之行。而用意甚厚。以洞元際淵之哲。而不事小察。以刺蛟搏虎之勇。而惻怛愛物。誠其天性哉。其所得之問學者深矣。楚有滿先生者。文章節義。海內莫不聞。爲咸寧令。以不阿中貴。幾殆。公其門下士也。蘭蕙相襲。其芳彌烈。豈偶然哉。

賀邑父母壻翁晉公考績序

晉公爲鄆三年矣。主爵考上上奏最焉。先是廟堂言利。郡國化之。有司率以催科牟利。如庖人自食。天下之大。幾無一廉吏。晉公下車。卽與神人共誓。奉祿之外。不取秋毫。井水之外。皆如市鬻。行之數月。而逃邇駭異。若久陰積晦。而忽有清英皓素之氣。燭天宇而照元淵。頓使宇宙改觀。神人動色。今春大計時。吏垣翁公上疏。舉有司卓異。以晉公爲首。無何而開府。劉公直指。傅公合疏。言畿輔領民之吏。惟晉公極廉。宜優異以新耳目。太宰趙公亦上疏言大計所黜者。率多於錢穀有所點染。其所繇然。則以投櫃之法。實教獫升木。其挺然自拔。嶢然不滓者。高邑晉公之外。無聞焉。於是晉公之名震天下。說者以諸公之知晉公。可謂極深矣。余謂諸公之知晉公。未若余之知之也。何也。諸公耳聞之。而余目見之。且見之者三年矣。世亦有廉吏。未必諳政事也。諳政事矣。未必可大用也。士之可大用者。必有大志大識。置身千古之上。而不求勝於目前之謂大志。明於國體。動於機宜。獨觀昭曠之道之謂大識。二者晉公皆有之。非特廉吏。蓋居然大用之材也。今廟堂以其吏治知之。異日者乃知其瑰琦耳。昔朱邑仕至公卿。未爲卓犖。而桐鄉之思流於千禩。意者其器亦有所底也。若晉公者。統四海之人倫。厥惟上上。非獨於三載諸令長中稱最而已矣。於是璽書褒美。封以郎官。及於伉儷。而公猶有所慊。以其先中丞公官高。格於絜令。不得與。余聞中丞公典選。及其所歆歷。皆至公至清。忘身砥節。而晉公行之吾邑。邑之士大夫。莫不敬如師保。愛若芝蘭。下至井里鄉亭之白叟黃童。莫不歌舞祝頌。昔魯公問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

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子也。親固君子也。而身又爲君子。則親之名愈章。國與之而百姓不與。雖成其親爲公孤。不足貴也。若管公者。卽不必疏榮於國。而其成親也大矣。况親故貴於己乎。而又况管公之勳名爵位。方未涯乎。學博王君。伍君。及通學諸士。致賀於公。屬余爲之詞。邑自有令君以來。而得管公。名滿天下。足爲千載之美譚。無所俟余之讚述。第言余之所深知公。與公忠孝之節如此。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之謂也。

賀獻翁喬老父母考最序

夫爲政者。雖操術多端。必以人心爲徵。人心得斯。可謂能爲政矣。有家者。男女長幼弗歡。而曰我能爲長。聞者之所咤也。喬公爲南宮宰。薦紳先生。諸文學。自南宮來者。無不稱之。大都喬公恆欲民皆爲善。時時用文教陶化之。有訟者。反覆譬解。令之去。與所訟者偕來。往往悔悟。歸於和好。來見公。悅而罷之。自大慙不逞之外。鞭扑恆無所用。趙之俗。先公賦而後食。乃督者愈急。民生墊隘。殊甚。公曰。是淳俗之爲害也。故南宮之賦獨舒。喬公他善政甚多。總之寬仁清靜。事事曲體人情。惟恐拂之。其愛人周篤。如疾苦之在身。待士大夫折節有禮。教諸文學。若親子弟。余所聞喬公之爲政如此。則再三歎。今之長吏。鮮遇民以文理。若喬公者。殆君子人也。頃之余得見喬公。溫溫乎。抑抑乎。棣棣乎。惻惻乎。果君子人也。余又聞喬公事父母。繼母以孝著。迎養父。值溽暑。暴衣露冠。赤日中。俯伏道左。見者無不稱孝。公管之名士也。爲諸生久不

得志選入太學。至丁酉秋試又不利。公懼拓落。無以成親志。遂孝思也。爲文自責。以豫怠不學。幾無地自容。癸卯舉於鄉。明年春試又不利。則又爲文自責。庚戌乃成進士。繇斯以譚公之立志也卓矣。其爲學也深矣。夫孝所以統百行也。學所以總羣道也。能孝而學。故其情潔。其識精。其度曠。其德惇。視鰥寡癯獨。無可悔也。視僮昏庸愚。無可棄也。視牛童馬圉。無可卑也。如是而人心有不歸者乎。喬公治南宮三年而政成。主爵者奏最。封贈其父母。邑薦紳先生。以余知喬公服之深。而又以喬公素比余於人也。屬之爲言。余聞之。君子不爲名而飭行。然行成而名章。不爲福而修德。然德勵而福臻。聲聞於朝。名執大焉。榮及於親。福孰厚焉。非喬公疇能當之哉。余嘗聽南宮輿人之歌。凡三章。其稱喬公之德而祝之。何愛戴之極也。然其詞不雅馴。乃知史所載如此類。多篇家之所爲。書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盛德可歌。何必舉其詞哉。且余親見喬公。知其君子人也。故敘贊之。無所疑焉。

賀曲陽父母明翁許公奏最序

昔司馬子長作史記。爲循吏立傳。循者。奉職循理之謂也。長民之道。盡於此矣。近之議計吏者。恆舉卓異。此其名自非盛世所有。於是舉廉吏。以爲世道日汚。士之忘其簠簋者衆。宜特舉之以勸廉。夫所舉者無幾耳。其餘皆墨耶。或曰。此廉之尤者也。是亦卓異之說也。女不貞不可爲女。士不廉不可爲士。生溷濁之世。而以廉自見。君子恥之。夫稱循吏。則廉不足言也。故公儀子之拔葵曰。恐奪民利。而臧文仲之妾織蒲。

孔子以爲不仁。當今之世。而有以廉爲不足言者乎。其曲陽許公乎。曲陽。恆冀之巖邑也。地磽确。民貧。又癸未迄今三十餘年。畿內常多旱。天宗爲虐。人或助之。卽浩穰縣亦鮮富家。如曲陽者。逃亡之遺黎。僅存視息耳。許公下車而蠶傷焉。乃徧詣諸鄉亭。召父老。問以所患。苦宜除。所便利宜興。至縣朝。一行之。不遑退食。事從寬大。滌去煩細。禁民勿輕訟。勿奢侈。勿游惰。勿博。勿鬻酒。俗尙鬼神。民稍有衣食。卽釀金建浮圖祠廟。無遠近。徧走禱祀。公力禁之。今年三月不雨。至於六月。公出倉穀賤糶之。而後聞於當道。民賴以無轉徙。公愷悌溫恭。爲政不勵威。不務名。要在使民安息。然久之。當道者皆稱其賢。他郡邑長吏有名赫赫居公上者。多非士民之意。往往漸以虧折。而公愈久而人愈信之。三年上其狀。主爵奏稱職。封郎官。贈其所生。廣文鄭君振馬君橋。及諸生。人人欣喜。二君來徵余言爲賀。余聞許公博學嫻文詞。自公之暇。則散帙濡翰。數引諸生與之講藝。公吳人也。殆聞子游之風。而興起者乎。夫其政固自不與俗同。公八世祖吏於均州歸。人士挈瓶水贈之。題曰寶廉。公父以名其堂。而銘之示子孫。公之視福曲陽。蓋得之貽燕云。其昭受國寵。不亦宜乎。夫惟以廉爲不足言者。乃真廉也。不務爲廉名者。乃真循吏也。余深憫夫今之人。故於許公不勝其歎服焉。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此之謂也。

賀樂城劉公榮被恩典序

天純佑我國家。德茂逾乎十世。福祉尤盛。比者今上以皇太子誕育皇孫。加上聖母徽號。忻然悅喜。穆然

思惟所以崇慈極孝。錫羨行慶乎無疆。以答上天之休者。乃下覃恩之詔。守令政逾期月。賢能預薦者。賜之璽書。封其父母。不俟考績之期。樂城劉公視事二年。當塗者薦舉數矣。昭受天寵。光及所生。樂之搢紳先生。父老子弟。無不謹呼歌舞。學博劉君讓先生。君廷侯。君維貞。及諸生。將修賀於公。而屬余爲之言。蓋公之父曰慶泉先生。嘗爲郢令。余弱冠師焉。公其時財成童。與余爲通家兄弟。知公之深者。宜莫如余。余嘗聞公之所以治樂者矣。公天性慈愛。不喜笞笞人。聽訟不輕繫治。輕者主縱捨。重者主疑恕。論當之成。猶有所不忍。下車逋稅三千有餘。令民自輸納。無吏卒叩門之擾。又如數而止。不多費一錢。肩摩踵屬而至者。三日而告完。此以後公惟與民酌爲期。無或後者。邑地羸薄。俗尙勤苦。而少計慮。遇旱澇坐蹶。公督令穿井近千。輓轆成雨。而自浚水有長隄。雖大水。魚鼈麻麥各得所處。又教民栽桑棗十四萬有六千八百餘章。幅田障路。丹實紫樾。爛然被野。客歲之冬。公察民之不給。單騎下鄉。一一隱親。其尤貧者籍記之。無何而上官煮粥之令下。卽各於其鄉。不贅聚。時時往視之。無間風雪。樂之民甚樂。公生於學門。文章豐豔。每朔望。必升講堂。爲諸生剖析經義。燕其疑。每季必較文藝。隻語之善。獎不容口。創立社學三十三處。羣邑之童子爲幼學。定矩以教之。勤者有賞。至於力行鄉約。講明皇祖之訓。彰善癉惡。以樹風聲。鄉兵每月操練。以厲武節。善政良方。未可悉數。其大指皆吾師之所以治郢者也。然吾師當隆慶時。天下方太平。今時勢難矣。樂之衝於海內十五而九。加之以貂使四出。儻從如雲。雇車僦馬。橫索無厭。公極力調劑。往

時長吏所取於郵驛者。一切皆罷。樂之人用是以免於梟散。又風俗日壞。人懷姦利。盜賊多有。公明徹果斷。法令周密。而精神矍鑠。瞬息而再撫四境之外。常有餘力。是故庭無舞文之猾。市無瞋目之豪。鄉無胠篋之盜。塗無越人之警。入其境。草木茂而魚鳥樂。則猶夫昔之太平也。以此荷天寵。雨露被於靈根。而光輝燭於元壤。豈不宜哉。蓋余讀上之詔書。及所賜公璽書。稱公之賢。以泝於吾師。喜極而繼之以嗚咽焉。國家之待臣子。若此其厚也。考績之期。既有恩紀。復推尊親之意。徧及於臣子之親。卽隨牒萬里者。靡所弗暨。而畿輔之內。咫尺帝座者也。孔子曰。敬其子則父悅。爲臣子者。華及其親。而不思致身以報主。豈惟非臣。亦非子矣。今天下之日騷。而百姓之弗康。何哉。恐未可專尤中貴。而徒規主上也。公習聞吾師忠孝之教。自茲必益殫忠勤以報主。顯親於不朽。顧安得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無負國恩。汔可用康也哉。

賀樂城劉侯榮被恩典序

隆慶中。我慶泉先生。以楚名士。來爲鄆令。余得師事之。先生教之甚殷。愛之甚渥。無異於子弟。余受知最早。旣而郭侍御華伯師事之。其愛之如余。兩人者。後先賴先生之教。以升於朝。先生才德俱高。問學淵雅。其設行自與俗吏迥絕。民浸於實惠。而士變於勤教。好若芝蘭。愛若父母。三年考最。璽書褒封之。無何而調遷安。以遷安邊事急。才故士民不能留。老幼追送出境。數日。號泣不忍捨。則共立石紀德。美繪像祀之。自遷安入大理。久之。奉命恤刑直蜀。道出柏人。鄆之士民。車者。馬者。步者。執榼提酒。以再見顏色爲幸。孔

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吾師之在高邑。其樹德也長矣。去高邑三十餘年。而陽竺劉侯。來爲欒城令。劉侯。吾師之仲子也。欒去鄆兩舍耳。鄆之人皆曰。何不遂來鄆。意吾師賢者。其子必如吾師。而侯之治欒。果如吾師。其士其民便之。果如鄆之士民之便吾師者。政聲光美。後先相望。未及三載。值今天子以皇孫誕生。加上聖母徽號。下詔有司之賢者。皆得褒封其父母。於是吾師以廷尉進秩加等。欒之人皆曰。侯造福於欒。宜其被茲恩也。鄆之人皆曰。侯之先公造福於鄆。宜其被茲恩也。夫鄆之人所爲悅侯者。非特其先德厚也。侯之孝實有以感之。侯下車。鄆之士若民。羣往見之。侯見之若密親昵舊。睽隔之久而一旦遇之也。嬋媛焉。繾綣焉。不勝其喜且戀也。諸生之勤學能文者。侯皆罄赤心之愛。而盡引拔之力。非純孝曷能若此乎。昔者舜以孝治天下。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薰兮以養萬物。父母之德也。賞諸侯。使同孝也。今天子大孝蒸蒸。遠協於舜。因尊崇聖母。而榮及臣下之父母。其南風之賞乎。劉侯足以當之矣。夫南風者。夏之風也。其德爲火。孝。火德也。惟孝爲能報其親。報自愛生。能愛其親。則無所不愛矣。諸侯孝。則天下之人皆被其愛矣。故君天下者。愛臣以及民。治國者。愛士以及民。昔者吾師之愛士至矣。旣勞來教誨之。又用形家言。改修學宮。落成之夕。有吉夢焉。自占之。謂余曰。吾子其翔乎。明年而余果舉於鄉。自茲人文日益盛。蓋吾師之有大功於趙如此。越三十年而有子嗣興。復來茲土。用其所得於家庭者。以臻清平。受國之褒顯。而門弟子獲効筆牘之役。讚述茂德。揅之不朽。

豈偶然哉。茲所謂仁人之利天道運行者乎。

賀邑大夫澄源丁公考最恩襲序

丁大夫爲鄆三載。考績最。天子葵之。贈大夫。父如其官。母爲孺人。於是學博章君王君。泊諸士往賀之。過趙子謀詞。趙子曰。今學士大夫。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者。皆謂古之教者。以倫常。今之教者。以榮華。以榮華也者。之謂無教。余以爲此弗學之患也。學也者。覺也。舉世惟榮華之欲。其誦聖賢之言。以爲利梯。其都榮華。以爲學獲。夫聖賢之所以立言何耶。國家之所以榮華我。又何耶。皆弗覺也。弗覺與弗學等。弗學雖教之弗入也。與無教等。請就丁大夫之事而言之。子之考績而最。旣錫之寵命。又上及父母。此亦可謂榮華矣。上之意。毋亦謂夫臣也。精心殫慮。以晏粲吾民。是不可無勸。而爲之父母者。能有是子。而教之忠。以至今日子之功。父母之功也。是尤不可無勸。嘉臣之忠。而遂成其孝。此於君臣之恩至篤也。而父子之性。至遂也。夫臣也以忠而光所生。則孝。感君之成其孝也。則愈益忠。天下皆子也。皆欲孝其親乎。則皆思忠其上。天下而皆忠孝。則倫常敘矣。孔子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而教之。不若敬而悅之。榮莫榮於敬其親。凡人敬之。未有不悅者。而况后王之尊。而敬吾親也乎。此榮之極也。悅之至也。有不踴躍效忠者哉。故敬而悅之者。教之精者也。昔者舜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賞諸侯以孝。而有不悅者乎。海內同孝。忠在其中矣。蓋聖人之教天下也如此。丁大夫

忠道得而孝情遂。悅可知也。二君諸士之胥悅。不亦宜乎。於是二君諸士皆大悅。曰。世之學者。日被聖人之教而弗覺也。夫亦無覺之者也。先生恒之矣。以此賀丁大夫。彤彤陶陶也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賀邑父母澄源丁公考最恩褒序

余觀夫海內垢敝。蒼生隘窘。未嘗不仰屋而歎也。夫國家之所以待士大夫者。豈不綦周渥哉。自爲弟子員。則業已優閒而餽養之。使得博精於學。一旦而授之官。儼然臨之乎人上。林林之衆。撫委而服。入則溥食。出則澤車。津及姻族。而資說士。迨夫三年報政。稱治辦。上輒降璽書褒封之。又褒封其父母及妻。噫嘻。主恩厯鴻哉。人臣宜何以圖報也。而治理之多缺。治平之未輟。何耶。豈以主恩若此。而澹不爲動耶。將郡國所上治狀。未可倏然據耶。不者。報政之牘。至主爵所。日無虛。每偶月而奏之。恆數十人。皆被褒寵。豈其循良滿天下。而民不獲小康。恐不然也。若丁公者。則其屬國慶甚當。鄙小邑也。然頗廢亂。自余所睹記。吏於上者。皆以爲難。多不得久任。卽久。多不得與薦書。而故事非有薦書不得封。蓋亦難矣。丁公頤印明睿。文武具足。下車之始。若長子孫。周知民隱。鏹夷積蠹。左右無猾。里無冠虎。先是倉靈弗福。八蜡不通者累歲。盜賊多有。而鄙獨無。刈穫之際。孤寡得滯穗。無敢鼠竊者。邑甚安。是以當道者屢薦其賢。用能昭受天庥。光慶父母。豈不禱與。夫身處華貴之地。而爲之父母者。老於田間。曾無半通之綸。盈尺之組。又祿不逮養。世俗之所謂得意者。正君子之所惆然不嘆者也。上之人輒嘉其潛德。泝諸義方。一旦而貴其父若子。

母爲命婦。何體臣之周。而旌淑之厚也。余固知公之圖報愈深也。圖報愈深。則所以顯其親者。將有加而無已。馬季長之言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薦紳父老。屬余言以賀公。余旣述公之大造於吾邑。又明國恩之厚。冀海內之士大夫感激圖報者。與公同心。不敢徒以美也。

賀王心翁先生考績榮膺敕命序

朝邑王公爲清苑三年。考績於主爵最。朝廷賜璽書褒稱之。封贈其父母。以及伉儷。王公之爲清苑未三年。以先爲無極而三年也。王公之爲無極。數月耳。邑改觀。其最可紀者。邑在郡之東。小而僻。不知何時。一二過賓。避郡中之人事。岐而繇無極。無極之過賓日多。遂成孔道。民不能支。有司甚苦之。若大水。舍其渠而旁流。不可堙也。王公至。則力言於當塗者。移檄孔道。州邑客有欲過無極者。勿許。久之。使車馬盡出郡城。而無極安矣。王公數月而除。多年之害。貽無窮之福。於是當塗者以無極不足展公之才。言之主爵。移公清苑。清苑保定首邑。多事。華夷雜居。謠俗獷戾。又四輪之地。令迎送不暇。公視事未幾。而几閣空虛。非獨不苦迎送。乃從容款接。曰。天下之賢士大夫。咸在其中矣。公好古教化。而見民之失業者衆。其勸課農桑。若祖父之勤家。無牛種者給之。流冗者聞之皆歸。而北方常苦旱。客歲忽大水。公多方賑濟。邑之貧民。以至四方之行乞者。病而呻者。棄妻鬻子者。所全活不可以指計。清苑之民。晏也。粢也。公時時以孝弟忠信訓誘之。往時無賴子弟。縱博鬻酒。橫行里中者。皆斂迹屏氣。而擒盜有法。案律甚嚴。四方之出塗者。不

聞鳴鏑之聲。公聽覽之暇。乃進邑之諸生。與之談經術。鷺疑義。較文詞。賞奇藻。人人醉於道德。飫於典雅。文學之士。增增蒸蒸。稱盛矣。大都公誠心任事。見之既真。不恤毀譽利害。而運之以雄才。無不達也。舉之以大力。無不勝也。是以處繁劇盤錯。而綽綽有餘。然恆以惻怛長厚爲主。邑人士有所遭不幸。而爲鄉訕所點。閉門不出。有司亦不復偶之。公獨造門請見。慰薦周渥。拔於陰關之中。置之丹青之上。厚厚君子哉。是故無極之人。聞其將去。廩赴長安留之。不能得。思慕至今。而清苑之人。浸於愷悌。無不式歌且舞。夫清苑。京輦之門戶也。所係於國家甚大。王公建茲丕績。其茂膺天寵。豈不宜哉。關中之士大夫。仕於長安。及燕趙間者。將稱觴於公。而屬余頌清苑之政。夫王公可謂學道愛人者矣。世之俗吏。安知愛人。故俗吏者可驅使而不可牧民。何則。彼不學而用其資材。無惻怛長厚之意也。王公少而學於同邑雷侍御。旣而復學於同州馬尙寶。而余親郭侍御宰朝邑時。王公爲諸生出門下。此三公者。天下所謂正人君子也。王公皆從之學。室芝蘭而佩蕙蔭。何怪乎其芳之菲菲也哉。余慨天下之治壞於俗吏。黔黎弗康。故因諸公之請。本原事業而著之。用人治世者。或有取焉。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粵稽成周。以聽官府之六計。斷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言爲吏者。雖兼有衆長。必以廉爲本。非廉則用其所長。以爲攫取之具。收虛名而播實禍。民生殆矣。故殷

王之誥曰。朕不肩好貨。好貨何必言不肩。以其中有熒聽者也。趙子曰。異時國家曾以上計舉廉吏。未必能保厥終。卽保厥終。往往詭激苛碎。或特以爲刻礪。甚乃忍於賄而嫻於位。爲世觀笑。夫士人之廉。猶女子之貞也。貞僅可以爲女。廉僅可以爲士。廉之著名。舉世污濁也。故有廉而不善。不能不敬。不正不法不辨。不善則惡。不能則罷。不敬則肆。不正則頗。不法則軼。不辨則悞。如此者。則不若刻木植土而號爲吏。不食祿。又不害民。嗟乎。嗟乎。當今之世。求一廉吏。殊亦甚難。而况乎兼六者之長哉。若吾邑晉公者。卽當成周之隆。亦可以爲吏治之最矣。姑舉一二事。公下車。卽與士民約誓。令有如以贖鍰毫釐入私橐者。神明殛之。俾踣於異土。而近年有司。牽手涉錢穀。私其奇羨。公白之當道。以爲非舊章。欲一切委之於下。令督趣防閑之耳。當道未之允也。公行之不疑。諸輸稅縣寺者。率如往時。多持金錢。旣至。正供之外。毫無所費。各以其所餘。見父母妻子曰。此晉大夫之賜也。歲計省數千金。邑有社倉。令各以秋入粟。至春而還之。久之乃成官粟。重斂而輕散之。其弊無窮。公請之當道。革之。夫世之所謂廉。鮮有出於中心者。故每鷄廉而狼貪。以四境爲私庫。以民田爲私廩。而惟其所取。自非大愚。皆可以享厚實。而兼榮名。而公不爲也。斯之謂真廉。斯之謂大廉。而惻怛發中。殊善也。剗裁無方。異能也。儼思猶畏。祇敬也。履繩蹈墨。至正也。如霆如嶽。允法也。若數一二。昭辨也。昔皋陶稱人有九德。得三者。可以浚明有家。得其六者。可以亮采有邦。晉公所得。與廉而七焉。以此集事。其何所不徹。以此行惠。其何所不究。當此時。天久怒而莫弔。郡國數荒。流

者滿塗。僇者滿溝。而吾邑之民。得以父子相保。夫婦不散。邑之父老。皆曰。不意暮年。得見晉大夫。不者。且不知世上有此等官。婦女兒童。無不忻喜。以至他郡邑之人。行道路。蔭樹下者。聽之。皆稱高邑晉大夫云。嗟乎。嗟乎。安得爲民父母者。人人如晉公。以拯此黎元也。公任未十月。而聲名颯起。中丞王公。直指傅公。徐公。交薦於朝。往者薦吏。必於期月之後。公之薦獨蚤。前此所未有。治行夙卓。固未可以常數拘也。蓋公之父中丞公。爲天官氏典選。人不敢私干。所至重名節。而輕世榮。畏天道。而忘權貴。未老抽簪。樂在塵外。三晉間。號爲大人。余友魏懋貞撫晉。甚重之。向余亟稱中丞公賢者。諸子皆賢。晉公方介之性。元通之識。旣得之妙氣。又陶染於趨庭。其翹出一時。不亦宜乎。公之名立矣。忠孝之節成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子思釋之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夫譽也者。人生之至榮也。造化之所重予。而君子之所欲得也。一日不得。則一日不得懽。故以蚤爲貴。能蚤而永。惟君子能之。晉公以之。余之受知於晉公也。至深。邑縉紳先生賀公。屬言於余。是以効其干旄之忠如此。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今之舉吏治者。必於一年之後。蓋孔子期月而可之意也。吾邑晉公下車八月。而御史大夫王公。直指使者傅公。徐公。俱薦之。廣文邢君。姜君。及通學青衿。忻忻焉。濟濟焉。至趙子之廬。而屬爲詞以賀。趙子曰。邑有賢父母。而上之知之如此。余曷敢以不文辭。夫公論出於學校。今日諸君畢集。請揚推晉公之德。以風

有位而備信史。勿讓。於是有問於趙子曰。昔司馬子長傳循吏。於春秋戰國之間。僅取五人。何其難也。夫晉公者。其可謂循吏乎。趙子曰。可哉。學者多尊古而卑今。不知今之君子。有古人之所罕及者。且子以子長立傳之意。何如哉。曰。子長固言之矣。奉職循理。足以爲治。何必威嚴。蓋吏以愛民爲主。故取其寬和平易。不者。雖殊尤絕迹。不與焉。趙子曰。未必然也。子長之時。主上好武。軍興多財。賈吏爭爲嚴酷。以佐之。故傳循吏。酷吏刺譏焉。若生今之世。或不作此論。第刺貪耳。子產鑄刑書。非不威嚴者。公儀子之廉。至於拔園葵。石奢。李離。守法不顧軀命。殊尤絕迹。何加焉。孫叔敖行事似平易。然其君作重幣。市亂而請復。故今之爲吏者。不敢拂上官之意。而孫君改主上之於建立。以便民。豈易也哉。然僅可稱奉職循理。以視世之廢職逆理者。則若奇耳。晉公以極廉矯當世。有司皆手弄錢穀。代下人之事而牟利。公請之當道。復故未得。而公獨行之。邑有社倉。公曰。是劉般之所云常平倉。不便者也。請廢之。訟獄之罰金。悉以給公用。曰。賸民自潤。鬼神其殲之。夫孫叔敖出一言。而楚民賴之。然不過復錢幣之舊。若晉公之三言者。其爲民之利益。今無限而後無極。豈不休哉。晉公天稟明睿。洞照事情。往解馬于僕大夫者。令長自閱焉。實不知馬。而信馬醫諸人。以是所費甚多。公曰。吾不知馬。爾自閱而買之。而解之。不中程有罰。解者不費而役竣。夫他人以閱馬爲勤職。而不知其擾民也。公乃以不閱馬便民。是勤職之精者也。故曰。行所無事。則智大矣。此舉世之所罕喻。比歲凶荒。賴公之休息賑救。以免於流徙。而姦民不悛者。具得其主名。取魁宿置之於法。

聽斷主哀矜。私鬪者文諭而遣之。以是邑無怨咨之聲。無博酒之黨。無昌翔之桀。無冤抑失職之悲。以至鄰封之來質成者。人人厭服而去。若晉公者。可不謂殊尤絕迹者耶。然晉公事順民情。往時市販貧民。皆役於官。每出見上官。卽屠兒餅師皆隨之。其所遺餘。卽腐敗。皆以還其人。其他如市物虧價之類。皆公之所穀而不忍爲者也。世有子長之筆。則所稱循吏者。舍公而誰哉。子又何疑焉。廣文及青衿。合詞而稱曰。善哉乎。諸生知公之賢。而不足以知其深。聞先生之言。洋洋乎若遊元雲而含甘露。豈惟一邑之幸。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者耶。遂相與書之。以爲公賀。

賀邑父母月翁張公應薦序

夫仁人君子。濟物之性。得之於天。一旦而結綬臨民。其所以爲綏寧計者。必竭其心力而圖之。非求人知也。至乃遭時之艱難。其竭心力百倍於無事時。而往往翳於讒人。當塗者不察也。譬之戴盆無以望天。躬之不閱。而安能恤民。此勞人所以傷懷。古今之所共歎也。昔扁鵲之衛。衛人有其子病者。危甚。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其人不聞。天下有扁鵲也。曰。此非子所能治。乃求靈巫。對扁鵲而呪之。扁鵲遂去。靈巫竟無能爲也。夫仕以救民。而曰人不知無傷。是爲醫者欲人以爲庸醫也。雖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當今之時。所謂時之艱難非耶。天下之無年久矣。而燕趙尤甚。乙卯秋。張公來典余邑。是時開府王公。方日夕討荒政而亟行之。廩庾之所積。悉出以賑民。不贍。則請發山東臨清德州倉米十萬石。平糶於民。公下車。則正

報可之日也。乃延見士大夫父老，具知邑之地瘠而民貧，故不若他邑。而歲復比荒，民之迫窘墊隘尤甚。乃徧歷鄉亭，集貧民而觀其狀，聽其言，餓而望哺者，各於其近地設粥待之。居遠而力憊者，人稟之穀四斗，壯者恥於食粥，三之。凡三等，約六千餘人。邑小於他邑，而所報貧民之數多，又得臨清倉米四百石，行平糶之法。民是以室家相保，免於轉壑流冗之患。於是王公疏薦其賢，邑士民人人胥慶。以公救民於阡危，而王公之知之也。公會宰三河，三河之無年，猶高邑也。而加之以傳遽旁午，貢使往來，蹢躅橫索，公畢慮而底寧，挺身而任怨。三河之民，如漬病也者，而獲蘇矣。其州守心害之，而每事掣曳，不能得，遂讒之。當塗者，小言爲毒，移之余邑。公文明內蘊，淡素無欲，所至惟知耆於其職，可進可退，不能嫌阿逢世。是以躡於初筮。王公特知之，性仁，乃能廣愛，心精，乃能元照，豈偶也哉。余邑與三河，皆畿輔之地，時有自京師來者，見三河人士，皆稱公忘身急民。余聞齊魯之賢者，皆稱公居家孝友，行己端，處鄉厚。王公之薦牘曰：「姤修恬養，可謂知公之深者矣。」夫天下何可一日無仁人君子哉！其領民則大旱之膏雨也，其察吏則昧谷之白日也。在位者共繇斯道，將天宗降福，玉燭常調，豈特野人之幸哉。

賀象翁王公榮薦序

恆山之屬城，在東者近運河，多富饒；在西者近山，多貧敝。臨城居西南隅，西爲山西境，南爲邢州境，稍遠。然皆山也。可田者少，東北無山，然不過十餘里，地磽确，收入甚薄。其山童無所出，山下往往出細泉，莅莅

鳴石間。卽蒲葦不生。無論魚羸。民之壯有力者。大抵皆伐石山中。斫斫竭力。賣之以爲衣食。無他生計。臨城之民。可謂極貧敝矣。而又遭陽九之厄。害氣無終。歲歲皆旱。兼之以蝗螟。種入於地。往往棄之。而樵征孔棘。朶削日甚。蓋畿輔之地皆然。而臨城益爲難支。洛陽王公至。觀百姓之憔悴。但焉痛傷。賑濟之方。竭盡心力。無贅聚。無稽緩。無弊竇。民沾實惠。節嗇清淨。務在與民休息。郡邑積穀有定數。穀取諸諍訟。公以年荒禁訟。乃捐俸以糴。蝗飛蔽野。有田者不能盡捕也。公下令。吾以俸糴蝗。每一斗與錢幾。於是貧民爭捕之。而蝗盡。家人往來潛於他處。僦馬。邑之人弗覺也。先是芮城任公。爲邑救荒。備極苦心。民有更生之望。而主爵者調之獲鹿。臨城之民。麇集而籲於余之門曰。願爲我請命於當道。借任君無調也。余亟爲言之。而不能得。任公竟之獲鹿。而臨城之士民。相顧失色。無主曰。已矣。是吾邑之命宜燬也。安得復有如任公者乎。卽余亦咨嗟嘆之。無何而王公至。其潔己憂民。事事如任公也。而任公之在事淺。其徵賦清。而末革投櫃之法。投櫃起於近年。繇櫃而庫而囊。曰羨餘云。身則如此。吏胥之弊。益不可紀極。公至革之。而第令人守視。於是民若出湯火而沐清風。於是士民皆甚喜曰。任公之去也。衆以爲安得復有如任公者乎。今王公乃復如任公。是吾邑之命不宜燬也。神人訢暢。歡聲四聞。未幾朞月中。丞王公直指徐公。交章薦之。邑之士大夫將賀王公。而屬趙子爲言。趙子曰。始者父老子弟。求余留任公而不得也。余甚憂之。今而復得王公。是任公未去也。漬病疴羸。得良醫以有起色。而有力者奪之。乃又得一良醫。良醫非易得也。

是其人宜活耳。今之置吏。付之探籌投鉤。以戰百姓之命。賢者未易得。而臨城再得之。若二帝三王之世。其民當不知岳牧之可喜。凡非所冀而得之者。其喜自甚。夫以士民之所喜。惟恐上之不知也。而當道者俱薦之。此其喜當又甚焉。王公之憂民。若集蓼食荼。今而後其亦可以解顏也哉。

賀惟則膺薦序

今夫天地之所生。排虛蹠實。根著浮流之類。神農岐伯舉其常。大禹伯益搜其異。雖纖鉅異宜。其爲有用一也。至於鳳麟之瑞。金玉之寶。芝蘭之芳。松柏之貞。則同類莫與比焉。夫豈惟物哉。人之才不甚相遠。固不乏可用者。至以品求之。則指不易僂也。夫才也者。可用而不可貴也。惟成品乃貴。春秋之時。才大夫甚多。孔子不取也。曰。斗筭之人耳。孟公綽。當時以爲才短。而孔子數稱之。誠貴之也。故曰。祓簪日用。而不藏於篋。言其賤也。無品之人。躐高持要。惟知有富貴。否則狙偏指。聘私智。以與人爭。其爲人國之害不淺。是故古之聖王。尊賢使能。而天下治。末世反之。而天下亂。夫能者而可以使賢乎。王惟則之與余遊久矣。其天骨固與俗異。而又殫心聖賢之學。試宰雄縣。甫期月。而困者蘇。流者復。獷者馴。弱者植。冤者姸。盜賊鮮少。訟獄衰息。惟則之政。大率煦於良實。而威於不吉不迪。簡易清淨。而事所當爲。輒用馮河之勇。雄周於水。而鄰國之豪。欲禾其塉而整雄。其當事者。偏聽而助之。惟則力障之。乃噤也。中官之貢包匭者。所至恟擾。輜重中雜以土壑。惟則發其狀於當事者。奏治之。其不畏彊禦如此。然惟則一掬誠心。可信於神人。其

於才品可謂兼之矣。惟則政事之暇。延諸生而試之。拔其雅者。集文繹。自爲講析不倦。又試邑之童子秀者。爲行束脩。延士之有文行者。師之。師至而俾之業。此豈俗吏也哉。然當今士子之學。俗學也。才吏有能之者。大抵人品生於天。而成於聖賢之學。才吏可以聲名治辦得。而人品非親見之。不敢以輕與也。余與惟則遊久。故稱其才品。比者直指薦之。韓生文。王生之彥。來求余言爲賀。韓生者。爲童子師者也。惟則之才已著。而人未必知其品。余隱矣。望惟則之救天下也。用人者。倘聞余言而有合焉。

賀澄翁父母丁老先生膺獎序

余讀詩至大東。則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夫大東。告民急也。其言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掾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道叔季之世。建官非減於昔也。其勸課農桑之令。非不下也。其一時在位者。又非皆息偃在牀也。事其所事。而不在民。名千百而無一實。是以朝盈塗塞。而民無所賴也。今天下之論治者。曷嘗不曰守令重。其用守令也。曷嘗不曰選擇。其爲之守之令者。曷嘗不曰盡職。迫而察之。皆終日矻矻。未嘗自暇逸也。而矧柚之空。徧於四國。嗟嗟永歎。天爲降戾。豈非人懷自爲之心。忘國與民。取一切虛文。而實爲之以相獎哉。邑侯丁公。資材開敏。識度沈毅。而以豈弟爲主。初至值旱。數年民窮甚。極意拊掩。往積寬成玩。左右多漁蘇害民。鄉曲多惡少輕俠之徒。連結爲一。潛執是非之柄。以譴里中。公善用耳目。悉取其豪。置之

於法有犯職比爲盜者其父悲曰呼吾祖世良實是子乃盜常遂斃之耳公聞之曰法不過城旦奈何令人絕天性之道竟縱舍去法不假易又體恤民情如此是以輕民畏而重民安於是直指使者何公龔公皆以書勞之如前之云權輿若是必爲循良無疑人多言邑玩難治公之治數月德音享於上下如其易不玩而後易必栗陸大庭之世可南方之民其惡也人知之慮北方之民其惡也人不知之慮不知則無震無震則武斷不行武斷不行則蠶食不獲夫其揭前茅而行也而長吏不聞是邑之難治耶今其人非盡去而巷無目攝之侮夜無干振之虞何耶公以通靈之資易於邑不足爲異乃其察而能厚嚴而能惠故足大耳趙子曰丁公之授吾邑也余方筮文部當事者問邑難耶余曰微夫人則難之當事者持簿指公名是吾知其才可畀也知其才而事之是撥蠹也知其仁而民之是雨沙也於公可睹已古不云乎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始是則區區干施之忠哉

贈一峯張廣文膺獎序

余少時見燕趙之間士質朴少文其所爲文大率明白洞暢直敷心腹而已故以文取青紫者寥寥也而吾鄙爲甚論者以無以興起之故然其時風俗淳厚閭閻富實號爲治平邇來文日以盛士大夫日多而海內棼棼脊脊多事矣豈海內多事而燕趙始文耶夫燕趙之間質朴少文所受於天也欲變而之文猶欲變大江以南而質也夫大江以南萬山錯互谿壑鬱繞人生其間安得不文冀州之地樓閣恆偕太行

爲恆。嵩高有閼。中爲庭除。四望無邱垤焉。斯其於人也。不爲質朴無文乎。其於文也。不爲明白洞暢。直敷心腹乎。晏粲日久。古教漸滅。人之才識機力。盡用之於邪侈。其衣食器用。言語文章。無非邪侈也者。華離險棘之詞。塞天下。盪心駭目。而燕趙之人。稍爲所怵誘而效之。而質朴之風。漸不可復矣。故燕趙之文盛。世道衰之徵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次剝於賁。其說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而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何好乎。燕趙之文也。文而趨於靡也。是賁之象也。識者之所慮也。一峯張先生。滇中產也。其人亮直淳素。表裏如一。倜儻礫落。不屑苛細。大類燕趙間人。其文依於大雅。而出之所獨得。不隨俗求售。斯豈非瑰琦性有超出倫等者乎。先是鄒士恆。五六十年一舉於鄉。而乙丑至今。成進士者三人。先生來署。學未幾。今年復一人舉於鄉。在鄒爲士大夫多。士子之文又大異。往時論者以爲盛。先生固能文。宜其丕變乃爾。然先生之可師。正以其人質直。不徒以文。其所謂文。有先進風。故足尙也。學使者李公。直指方公。相繼獎之。大都言其文學善教。余恐諸士未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與今之俗士文同類稱之。又不以燕趙之文爲慮。而日趨於靡。故具爲道之。先生行且入對大廷。山澤之癯。舉其慮天下者。屬之先生矣。

